



破案记

王路遥 著

破 案 记

王路遥 著

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八一年七月

破 案 记

王路遥 著

责任编辑：陈忠邦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8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60,000 印张：3.625 印数：1—49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406 定价：0.27元

目 录

更名记	(1)
破案记	(18)
落选记	(38)
跟车记	(48)
准时集合	(59)
把门大将军	(68)
请你读读这封信	(75)
一个刀枪不入的孩子	(91)

更 名 记

爸爸又要给我改名换姓了。

你问为什么又给我改名换姓吗？那还得从第一次给我改名字说起。

一九六六年，我刚刚两岁，爸爸给我起的名字叫龚修国。后来爸爸告诉我，就是希望我修身、治国的意思。当时，爸爸在省委担任部长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一来，省委首当其冲，一夜之间爸爸就成了“黑帮”、“走资派”。听妈妈说，那时候叫“红色恐怖”，来得好吓人呢！爸爸挨批、挨斗、挨鞭子、住“牛棚”，可受苦了。爸爸妈妈顾不上我，赶紧把我送到乡下姥姥家。一到姥姥家，就给我改了名字，叫田作民，一来因为原来的名字里有个“十恶不赦”的“修”字，而且竟要把国变修，这还了得，所以非改不可；二来因为爸爸是省里有名的“黑帮”，为了少惹人注目，也不得不和他的姓“划清界线”。其实，这“田”才是爸爸的真姓呢！爸爸本来的名字叫田广源，参加八路军的时候怕连累家里，才化名叫龚平。爸爸说，

那年头儿，一个贫农的儿子参加革命队伍，没有啥深奥的想法，就是想打翻那个不公平的世道，过上公平顺理的日子。所以他就用“公平”这两个字的音当了名字。
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以后，爸爸的冤案彻底平反了；去年冬天他恢复了党籍，又分配了工作，来到这里担任市委书记。春节前，爸爸给舅舅写了封信，一过节，舅舅就把我送来了。妈妈让我把名字再改回来，好和爸爸统一起来。爸爸却说：“就让他姓田吧，姓田不忘本，还省得招麻烦。”我心想，“四人帮”都垮台了，姓龚还能招什么麻烦呢？

我刚来到的当天晚上，办公室主任高叔叔就到我们家来了。他摸着我的头，问我多大了？上几年级？然后他对我爸说：“让孩子上实验中学吧，这学校的设备和师资都是全市最好的，离市委大院又近。”

我想，这倒挺不错的。可爸爸却说：“那实验中学不是择优录取吗？我家作民，这几年在乡下上的学，学习成绩不太好，只是个中等偏上的水平，怕考不取哩。”

高叔叔笑了：“那好办！明天我让教育局长给打个招呼，适当照顾一下嘛！”

爸爸摇摇头：“让人家特殊照顾，这可不好！”

高叔叔走后，爸爸决定让妈妈明天带着我到区教育局去正式办理转学手续，该分到哪所学校就分到哪所学

校。

就这样，第二天，妈妈拿着我的转学证明，领着我到区教育局办了转学手续。我被分到了建设路中学，初中二年级三班。

晚上，爸爸教我填写学籍卡片。他让我把父亲的姓名写作“田广源”，职业填的是“市革委会的勤务员”。填完了学籍卡片，爸爸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在这里上学，给你规定一条纪律，不许暴露爸爸的身份。记得住不？”

我点点头。我懂得爸爸的意思，就是怕学校对我有特殊照顾呗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背着个旧帆布书包去上学。走进教室一看，哟，可跟我们乡下的学校大不一样。同学们穿的都很整齐，多数是清一色的“的确卡”，还有几个穿毛料的。我穿的是姥姥给我做的一身平纹布制服，在这里就变成十足的乡巴佬了。

我刚坐在自己的位子上，后边就有个大个子男生，使劲踹了一下我的椅子。我一回头，他朝我呲牙一笑：“小老乡，你改姓了吧？”

这一问，吓了我一跳。我赶紧急扯白脸地说：“没，没……”他却嬉皮笑脸地接着说：“我看你本来姓张！”

他这么一说，我的心倒不跳了，可又有点纳闷，兴许是认错人了？还没容我问个究竟，他又抢着说：“你叫

张嘎子，还上过电影，对不对？准没错！”

我的脸红了，他却开心地笑了。

和我同桌的一位女同学，回过头去使劲瞪了他一眼：“张嘎子又怎么样？张嘎子能打日本鬼子，你能干啥？就会欺负同学！”然后，她转过身来，又安慰我说：“甭理他，该上课了。”

我感激地看了看身边的女同学。她朝我笑了笑，又从漂亮的塑料铅笔盒里，拿出一张小卡片，递给我：“喏，送给你吧！”

我接过来一看，是一张小巧玲珑的课表。精美的花边，秀气的字迹，纸上还散发着一股清香。翻过来一看，原来是用香皂包装纸制做的。我不好意思要人家的东西，尤其她又是女同学，便说：“我抄一份，就还给你。”

她大方地说：“不用，课表我都背下来啦。你刚来，就送给你用吧。”

我轻轻地说了声：“谢谢。”这是我来到城市才学会的一句“文明词”，第一次说，声音不免有点儿羞涩涩的。

很快地，我就和我的同桌搞熟了。她叫李蓝，爸爸、妈妈都是中学老师。她的学习成绩很好，在班上为数一数二的，还擅长体育、唱歌，对人热情，办事公道，在同学中很有威信，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。我刚转来的时候，由于这里的教学进度比我原来的学校快一大截，所

以学习感到很吃力。她见我跟不上班着急，就主动帮助我把拉下的课补齐；堂上听不懂的地方下课她就给我讲明白。那些天，放学后她常常留在教室里帮我补课，连别的同学找她打球，她都暂时放弃了。

有一天放学后，她给我纠正了好几遍英语发音，我还是发不正确。她说：“干脆，上我们家去听听录音吧。”

我也挺想到她家里去看看的，便一点也没推辞，就跟着她回家了。她给我放了两遍录音，我还是掌握不好。我有些不好意思了，就说：“今天就这样吧，你也该吃饭了。”她却象下命令似地说：“不，今天你非得学会不可！不学会不许你走！”说完，她俏皮地眨了眨眼睛。

我乖乖地服从了她的命令，一遍又一遍地学。最后，终于学会了。

她满意地笑了，还从罐子里拿出一块上海奶糖给我：“喏，给你一点儿奖励。”

我不好意思吃。她又下命令了：“吃！不吃不许走！”

我又老老实实在地服从了她的命令。那块糖可真甜呢！

由于李蓝对我的帮助特别热心，我们座位后边的那个大个子男生，还讽刺她：“嘿，李蓝可真是巩固‘工农联盟’的模范哩！”李蓝却毫不在乎，还理直气壮地顶上一句：“工农联盟就工农联盟！工农联盟有什么不好？我觉得对乡下来的同学帮助得还不够哩！”

那个讨厌的大个子男生叫于飞沙，他向我自我介绍，他爸爸是市体委的副主任。这大概不是吹牛，我确实常常看见他拿着一叠一叠的球票送给体育老师。他学习虽然不行，可是嘴巴蛮厉害的，总喜欢嘲笑挖苦别人。几个班干部，威信高，他不敢惹；几个体育健将，力气大，他也不敢惹。于是，我这个穿粗布衣裳的“乡巴佬”，就经常成了他的嘲弄对象。有一回，他正好碰见我 from 市委宿舍大院出来，第二天到学校他就问我：“喂，小老乡！”——他总是这样称呼我，“你爸爸在市委当什么干部呀？”

我坦然地说：“勤务员。”

他一听，立刻大声笑了起来：“怪不得，你搞卫生总受表扬呢！原来是家传的本事。”

我真气急了，使劲推了他一下。噗通一声，他摔了一个干屁蹲儿。同学们一阵哄笑，有一个男生俏皮地说：“飞沙没飞起来，就叫飞沙落地吧！”逗得大家又是一阵哄笑。

笑得于飞沙脸上挂不住了，爬起来就冲我扑过来。论摔跤，他可不是对手，我一个绊子，又把他撂倒了。我心想，也该我出出气了。可是，就在这节骨眼上，体育老师恰巧由这儿经过，他也不问个是非曲直，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一顿，气得我直想哭。体育老师正训得起劲，李蓝却突然往我身前一站，好象生怕体育老师打我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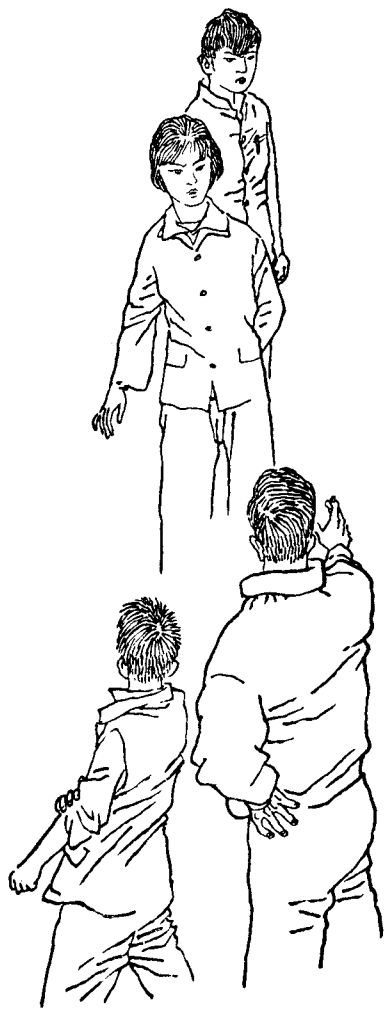
她那亮晶晶的大眼睛，闪着光，直瞪着体育老师，气忿忿地说：“老师，您别犯官僚主义！再说，于飞沙的表现您也不是不了解。请您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再发言，好不好？”

我完全没料到，这位平时温存和蔼的女同学，为了主持公道，竟变得这么泼辣。我被感动得眼睛都湿润了，刚才没掉下来的眼泪，这会儿倒掉下来了。

李蓝真是一位好同学，我永远也忘不了她！

可是，万万没有想到，后来李蓝却和我产生了深深的隔阂。这事，还得从李蓝得急病那天说起。

有一天下午，我们



班正上自习课。李蓝突然捂着肚子低低地呻吟起来。我一看，吓了一跳。只见她脸色苍白，脑门上沁出了一层汗珠。我完全忘记了她是个女同学，就是没忘，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我背起她就往医务室跑。后边几个男女同学也跟了来。

校医检查了一下，认为可能是急性阑尾炎，建议赶紧送到附近的医院去急诊。我和一个男生抬着担架，班主任和几个女同学在两边守护着。我们一路小跑，把她送到了离学校最近的人民医院住院部。

我们气喘吁吁地把李蓝抬进医院大门，却被两名值班人员给拦住了：“站住！这里是住院部，不直接收病人，看病到门诊去！”

我喘着粗气说：“好家伙，门诊部离这儿还有二里多地呢！你没看见？我们这是急诊！”

那人却不慌不忙地说：“急诊也一样，这里没有急诊室。”
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没有急诊室，还没有大夫？这里的住院病人出了紧急情况，能抢救不？”

那人没理了，却要起蛮来：“告诉你不行，就是不行！这是制度！再说，这里还有高干病房，你吵吵嚷嚷的要干什么？”

李蓝在担架上疼得直呻吟，我的心象被揪扯一样，

真是又急又火。一听对方这么不讲理，我也不顾一切了，索性扯着嗓子跟他嚷了起来：“有高干病房又怎么着？别拿这吓唬人！我爸爸住院的时候，我也进去过，没什么了不起！你们见死不救还算什么人民医院？”

其中一个人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七分疑惑三分轻蔑地问道：“你爸爸——，你爸爸是谁？”

这时，我早把爸爸的纪律忘到九霄云外了，形势逼得我脱口而出：“我爸爸是龚平！”

“龚平？”那人吃惊地张大了嘴巴，又睁圆了眼睛。接着，两个人传递了一下眼色，然后一个人就溜走了。等那个人再回来的时候，情况立即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。

后来的事嘛，我就不用细说了，一切顺利。医院马上收下了李蓝，进行了抢救。李蓝没有危险了，我的心也踏实了，这时候才想到，回家去该怎么向爸爸检讨呢？

挺晚了我才回到家。我刚要开口检讨，爸爸却拦住我说：“你不用说啦，我全知道了。医院领导已经给我打来了电话，他们做了检查，还表扬了你。这事，你做得对，我不责备你。不过，这么一来，老师和同学都知道你是市委书记的儿子，从今以后，要更注意谦虚谨慎，不许有半点儿特殊！”我连连点头答应，爸爸摆摆手就让我走了。

我如释重担地松了一口气。我的爸爸，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好爸爸。

第二天，我一来到学校，便发现许多人都在注意看我，还有人在嘁嘁喳喳地议论着。嗨，可不得了，我一下子竟变成全校的“新闻人物”了。我走到哪里，身边好象都有人小声地说：“瞧，这就是龚书记的儿子。”我心想，书记的儿子有什么新鲜的？又不是俩鼻子仨眼睛！

我一走进教室，于飞沙就叭叭叭叭地拍起手来，嘴里还叫着：“欢迎！欢迎！这可是咱们初二三班的光荣！”哎呀，真叫人恶心死了！幸好，班里没有几个同学跟着他起哄。

我刚坐下，于飞沙就亲昵地凑过来，神秘地对我说：“好哥们儿，你有这么一个爸爸，可真福气！到要紧的时候，啪，把牌子一亮，比宝葫芦的神通还大！”

我实在烦死了，气得我推了他一下：“你别胡说啦！”他没提防我会推他，所以，虽然我用的劲并不大，他却一个趔趄跌倒了。我感到不大合适，赶快去扶他。可他却一点也没发火，还笑嘻嘻地说：“没什么，没什么！”

于飞沙的变化可真大，从那天以后，他再也不叫我“土八路”、“小老乡”了，也再不找碴儿欺负我了，而且还一个劲地表示要向我学习艰苦朴素的好作风。有一天，他竟悄悄地塞给我两张球票，小声说：“这场是国

家队对省代表队的表演赛，票特别难弄，我只给你搞了两张，你可别声张！”票，我没有接受，仍旧塞给了他。对他的“好意”，我没有一丝好感；不过，我倒觉得出了一口气，心里不禁感到一阵痛快。

如果说，于飞沙的变化使我十分厌恶；那么，李蓝的变化就让我非常伤心了。

李蓝住医院的时候，我只和班主任老师一起去看她一次。以后，女同学们常去，我也不好意思夹在里边。虽然我不能经常去看她，可我一直惦记着她。别人不晓得，我每天都从家里往医院打一次电话，问问她的病情。接电话的阿姨问我是谁，我只好说是她的弟弟。那些天，我的座位旁边空落落的，心里也空落落的。多好的同桌啊，在别人叫我“乡巴佬”的时候，是她热情地向我伸出了友谊的手，我怎么能不感激她呢！

有一天，听说李蓝的病全好了，就要来上学了，我真高兴极啦。做卫生值日的时候，我特意把她半个月没有坐过的课桌椅，擦得干干净净。因为最近课表作了调整，我又仿照她送给我的那张小课表，给她精心制做了一个。

李蓝来上学了，同学们一下子都簇拥过来，我挤也挤不进去。可是，等预备铃一响，就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她旁边了。我悄悄地把小课表递给她：“喏，送给你吧。”

她接过去，看了看，微微地笑了。然后，她感激地对我说：“我爸爸妈妈让我谢谢你，那天急诊，多亏了你！”我说：“你对我的帮助要大得多，应该先谢你！以后你还得继续帮助我哩。”李蓝却诧异地说：“哟，你现在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？”上课铃响了，我不能再答话了。当时我只觉得，这不过是一句玩笑话罢了。没想到，以后她果真不再帮助我了。难道我真的没有什么需要她帮助的了？我的功课大部分赶上了，于飞沙也不再欺负我了；可是，我的物理还不行啊，英语差得更远，李蓝为什么不再象过去那样主动热情地帮助我了？

一天放学后，我对李蓝说：“李蓝，等你的身体完全恢复了，再帮我补补英语吧！”

李蓝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不行，还是找英语课代表帮助你吧。”其实，谁都知道，李蓝的英语在全班数第一。

我又试探着说：“那，让我再到你家去听听英语录音吧？”

她却奇怪地反问道：“你家里会没有录音机？”

我向她发誓说，我们家真没有录音机，她好象还是不大相信。

我们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，再也听不到她给我讲解难题了，也听不到她那亲切而爽快的命令口气了。李蓝啊，你为什么变了？难道割了阑尾，人的性格也起了变化？

又过了几天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便直截了当地问她：“李蓝，是我有什么缺点让你不高兴吗？你为什么不愿意象以前那样帮助我了？”

李蓝看着我难过的样子，咬着嘴唇，愣了半天，才说：“我跟你说真心话吧，因为你是大干部的孩子！”

我一听这话，心里别提多不是滋味了。我激动地说：“大干部，小干部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？还不都是人民的勤务员！”

她却说：“这是你的看法，可是好多人都不这样看。反正我不愿意让人家说我……”

唉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也许李蓝的话是有根据的。我真不懂，为什么市委书记的儿子，就要被人另眼看待呢？于飞沙想靠近我，李蓝想疏远我，这能怪我吗？但是，不怪我又该怪谁呢？

爸爸让我第二次改名换姓，还不是因为这些。那是由另一件事情引起的。

期末考试以后学校发下了成绩单。我只有英语和体育是及格，其余都是优和良。我能取得这样的成绩，是挺不容易的。所以，虽然有两门课刚刚及格，但爸爸没有批评我。英语，我在农村上初中一年级的時候，一点儿都没有学，完全是靠来到城里这半年补上的。至于体育，赛跑、扔手榴弹，我还可以；什么跳高、投篮、单杠、